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　著

刑考四

刑制

宋文帝時侍中蔡廓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獄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

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

衛將軍王弘言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其法太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得小寛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

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

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冶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帝崩其例乃寢

齊高祖時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曰救疾實行冤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删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為

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殄滅

初晉張斐杜預共註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乃集定二註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寃魂猶結於獄中

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直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習律有官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措乃此之由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

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

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

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

犯罰違扞不欵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斗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靻（之友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

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

同産男無少長皆棄市毋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没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黵面為刼字黵音都感反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治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歳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繋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

石以上非檻徵者並訟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録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録人之月者並與尚書參共録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

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縁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

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
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寬之
十四年制除黥面之刑
帝篤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鞫獄為意
姦吏柄權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
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
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
驕淫不法上年老猒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

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繼重清議禁錮之科

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内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縁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欵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着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

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者若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着械徒並着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着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兩手曰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一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

令史三公録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寃枉

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詞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内安之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季年被疾刑法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

太武帝神麚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凡論刑者部主言狀

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

太平真君十一年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栁氏皆浩之親黨盡夷其族

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書事備而不典既列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浩及祕書郎吏以下並死浩之將誅也幽縶置之檻内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獻文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乃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閭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

孝文除口誤開酒禁故事皆斬裸形伏質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

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太和五年沙門法秀謀反誅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説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

帝勤於為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

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皆得其宜

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帝傷之乃詔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太和八年始班俸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罪死至是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

死仍分命使者糾察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帝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殄絶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

十五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

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歲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旣甄削便同之除名

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

文帝大統十三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亡罪

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嚴立制諸強

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
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
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文宣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
年不成其决獄猶依魏舊式
自六年以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醬
任情喜怒為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
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僕射楊

遵彦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應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為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為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𤟹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標為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

乃勑八座議立按劾格負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彦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

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有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

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

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以上枷杻械死罪者桁之桁戶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

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

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平秦王高歸彦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

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

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内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

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觔二兩四年一觔五兩五年一觔八兩贖流刑一觔

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逺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觔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者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収中絹一疋

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盗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盗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盗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盗二十疋以上盗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主長隱五戶及丁

五以上及地頭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

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外内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

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怨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

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

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
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
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
銅一觔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觔加至杖百則十
觔徒一年贖銅二十觔每等則加銅十觔三年則六十
觔矣流千里贖銅八十觔每等則加銅十觔三千里則
百觔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觔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
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

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録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録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

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

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恱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揰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四年尚書左僕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闕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

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法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

諫帝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

羣寮之不諫者也

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

其事以為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没其家為奴婢

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没官

十七年詔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寛縱事難克舉諸

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

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益甚臣寮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劔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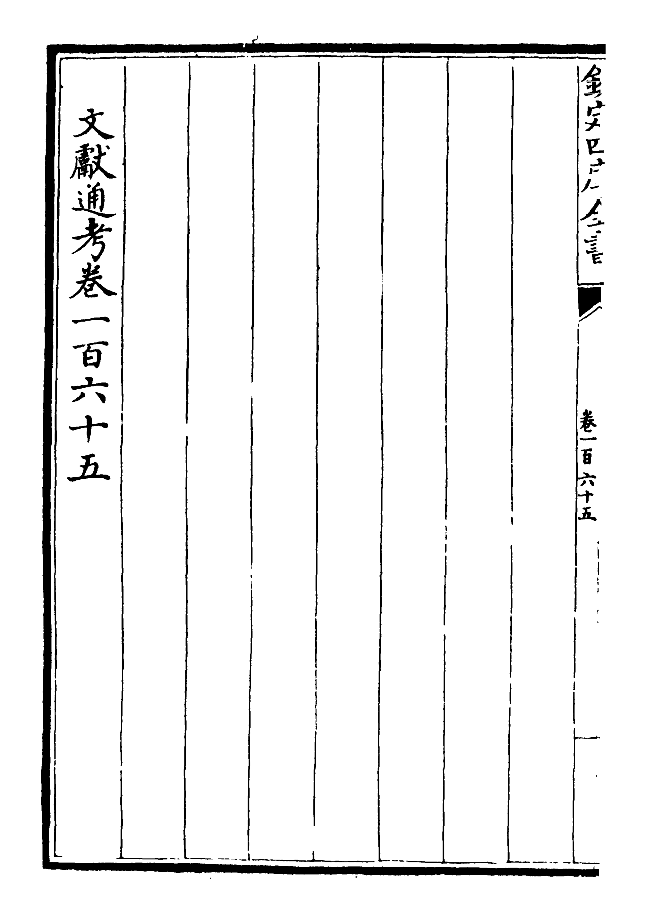
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之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準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指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氊上樗蒲旋以白帝主客令與掌故皆坐棒殺而搒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順帝㫖帝大悅並遣於殿廷三品行中

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之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刑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乃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開皇舊制釁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時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宫故君綽緣女入宫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令諸州犯罪被

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大業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関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寛刑後帝乃外征四夷内窮嗜欲兵

革歲動賦歛滋繁有司皆臨時廹脅茍求濟辦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元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五

刑制

唐高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餘悉蠲之

武德七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

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録囚徒以人因亂冐法者衆盜非刼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畧以開皇為凖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律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

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
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
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
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
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
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
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
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

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諸枷

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鐐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三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

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栲訊者亦同笞以下顧背腿均受者聽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太宗即位以為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大臣不欲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

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宫譏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
因同引者别引可也

二年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

十一條

既定免死斷右趾法帝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復生豈憚斷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寛之也其後裴弘獻駁律令房元齡等又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藴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决皆三覆奏見詳讞門

六年帝親録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見赦門

十一年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為三十卷又删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

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日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於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

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者尚書省衆議之録可以為法者送祕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閲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詔盜賊之作為害最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苟有盜發不煩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

言一假有披論先劾物主爰及隣伍久嬰縲紲有一於斯實虧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没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請給事中崔仁師駮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長孫無忌等增損格

勑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
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元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又加刋
正
趙冬曦上書言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餘條近
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
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
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刋革遂使死
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

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哭矣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

率而逺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茍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内肅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於無刑誠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内有盜竊及蠧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然無益也

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詔勑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為散頒格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而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

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

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輙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搆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輙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

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輙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輙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内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為例竟門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

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於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况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

吁亦不仁之甚矣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令其子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

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唯東顧唯諾而已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

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貶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陷善思坐流貶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寛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寛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髙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

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薫耳號曰獄持或累日

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揺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

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摇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

太后悅曰鼎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羮臣安所避之

元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著開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宋璟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天寶初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增損之

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臣時來則為若貴臣盡當受杖但恐吾輩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牙爪使之執杖已非治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懐慎亦為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録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

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陳政敏遯齋閑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勸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

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

李遜決包尉臂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爲湖州刺

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

論亦未當

按以裴伷先之事觀之則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

又張士貴宋璟所監涖者其受刑必皆伷先之流

則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

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疋計五百五十價為限勑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時勑先準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疋自今以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準實錢庻叶從寛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嵗死罪

止有二十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元宗以奢汰逸樂斁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予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寃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楊汪為張瑝等所殺先時瑝父張審素為巂州都督人告其贓汚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時瑝及弟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稺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

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絶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

不與共戴天君之讐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降勑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讐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

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

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按通鑑紀此事於開元之二十五年然當時李林甫方用事崇奬姦邪屏斥忠直監察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廬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譏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邪

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

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

六載勑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

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㩀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上御丹鳯樓下制士庶受官禄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来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勿問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吕諲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

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器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廵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

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南獨栁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代宗寶應元年詔曰凡制勑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至六十並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詔河北河東吏民任偽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諫者常諷帝政寛朝廷不肅帝

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别勑決人捶無數有司言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别京城知是蠹害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請詳處分故有是詔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别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

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

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

按鞭扑在有虞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

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箠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縁為市是何理也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盖革累朝獘法云

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勑為開元格

後勅

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内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刼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疋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

唐史刑法志論曰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寛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啓其姦猶積水而決其防故自元宗廢徒杖刑至

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

穆宗時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其後罷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子奪係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臣以為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勑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為太和格後勑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輿等入左庫被以桎梏掠拷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

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
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子不死者没為官婢
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
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搆逆訓等實
欲討除内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
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
其典刑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刼延及士庶横
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

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
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内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甚憚之
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廹於饑寒也武宗有此
令宣宗立乃罷之
會昌五年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
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

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勑為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

大中五年勑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以前能經官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肇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七年勑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判法守常規

八年勑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為陌計贓絹一疋

僖宗乾符四年勑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僥倖令後應州縣官吏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

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録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廢偽梁新格行本朝舊章令集衆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且請行開成格從之

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雖闗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

因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為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來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

京有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敕依

容齋洪氏隨筆曰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俊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塘處置敬塘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

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瑑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給喪葬行人載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

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磚銘於壙内立牌於冢上書姓名請依令揩揮從之

閔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

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為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晉天福十二年敕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

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蘊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

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錬無不自誣及
三叛連兵民間震動驚訛弘肇掌部禁兵廵邏京城
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決口
斷舌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息而寃死者甚衆
周太祖廣順二年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
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
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
挾私妄訴

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删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為頒行者伏以令奉制旨删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為今古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

詳明格勑則條目繁多檢閲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為姦寖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勑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詣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重輕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楯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率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

四品以上官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参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其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録凡二十一卷目之為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勑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令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

者奉勑宜依

五年勑州縣自長官以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

又勑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贓少多並決殺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

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周法太嚴
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
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
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
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乗驛
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家儀奉辭之日
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
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

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見竇儀傳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嚴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脩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於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内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

就飛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襖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上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既又令諸州録參與司法掾同斷獄

二月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

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寛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疋者死會昌之後竊盜贓錢一貫以上抵極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令竊盜贓滿三疋棄市建隆二年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寛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於

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嘗於主家塘内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脊杖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令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為其利

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

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勑一百九十增入制勑十五又録律内餘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後别取格令宣勑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編為四卷曰新編勑其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内類不在焉詔與刑統並

刋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為詳備世稱其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皆頒下之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史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

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邪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秩滿免選赴集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為之給以月俸秩滿上其殿最

以定黜陟有踰濫者坐長吏以下其後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來勅條纂為太平興國編勅十五卷行於世太平興國時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令繫囚如證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

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加糾察

時上閲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令後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禁繫者有司奏駁之

六月詔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嶺南等道按問刑獄情得者即決之若須證逮者並具獄論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臨事強明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來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隷本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他如舊制

九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分遣鞠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彝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

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並不論決自今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兩京諸州不決死罰餘如故從之　五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之未決者即馳傳以視之州郡敢稽留大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辭按獄情不得實并官吏用情者悉以聞　八月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

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如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案視開封司録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寃滯者以
聞
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寃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
是年春京江浙大饑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劵富家取其粟坐強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

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賑饑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廵撫自臨遣而謂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餱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蠹悉為末減其法不可從強盗之科其兇狠難制為患閭里者固便宜從事務於除惡繇是獲全活者殆千計

十月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終歲序蔑有平

反曷助哀矜祇增煩擾其諸路提點刑獄司宜罷以其事歸轉運司

至道二年勑大理寺所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欽若言本寺公案常有五七道今者踰月之内絶無案牘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書用昭聖政從之

四年知黄州王禹偁奏令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刼賊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悉責保於外是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

上覽囚簿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

六年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涅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僕本傭僱良民故有是詔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勑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寘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二年詔大理寺刑部所舉詳斷詳覆官止試斷獄案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又詔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内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

工書判官具名引對試斷案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令史遞補端拱中寇準典選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三年四月樞密院直學士劉綜等詣三司開封府御史臺殿前侍衛司編敘囚繫翌日上御崇政殿臨決殺人者論如律雜犯死罪流徒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日旰既罷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行是後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官所在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牘州郡不得迎送相與聚會内出御寶印紙為歴書其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寘以深罪

知審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許為曲法決遣之際依法科行規避枉法之罪證左明白者望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從之

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有定
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為準從之
大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
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等充凡
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
欵詞詳閱駮奏
衛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勑諸路所
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

勑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奬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即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勑外州妄覬奬諭沽市虚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因干詿數人裁一夕即行斬決伏見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内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寛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旨邀為巳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奬諭其

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為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目數勘驗詣實書於印歷從之

四年詔自今決杖令衆者舊十日減為三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為訟訴即投牒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詔自今如實未有

顯露即以狀報轉運使如格當原免亦書於歷　十月
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隋請臠割之上曰五刑
自有常制何必為此況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　又
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
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後來詔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
決毋為慘毒
按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凌遲之刑祖宗時未
嘗用也

天禧二年上封者言今斷天下之獄皆在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令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勑則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言勑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四者定刑重輕殊邈犯情輕而法重則近舞文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為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追官為公則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令經歷刑

法司定公私罪名参詳晝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為奸輕重其法杜其萌漸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掌獄官不禀長吏而捶囚不甚傷而得情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拷決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即聞州者咸以違制論罪涉太重望令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

自犯者雖緣公不吐實情心挾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者雖私曲相須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令斷獄並以上文審定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請法官斷罪除每行條貫元勅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　四月勅命官犯贓不以輕重並劾舉之私罪杖以下勿論

四年詔自今天下犯十惡刼殺謀殺故殺鬭殺放火強

刼正枉法贓偽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臣竊以為古之善政亦有當於今舉而行之無虧大體伏見十二月陛下聖誕之月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罪人決斷如故又十

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以至微之陽處重陰之下

蓋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伏望特降明詔以十

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

未合決斷所在州府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

薪炭之屬而嚴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勑裁

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

亦行慶施恵之時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

者特從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扵無窮況愚民之扺罪

未斷兩月亦未至淹延如此則議獄詳刑助順生氣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豊實水旱不作矣上覽之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則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至是乃有

是詔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